诗词歌赋里的美丽中国

刚刚落幕的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宗旨，让观众重温了中国经典诗词之美和传统文化之美，也让我们的心灵接受了一次美的洗涤。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勤劳的百姓培育出诗的魂魄。几千年来，历代诗人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美妙诗篇，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到《宋词》，无数骚人墨客用他们的如椽之笔为后人描绘了一幅钟灵毓秀的诗意山河。

山川之美

中国诗词中描写名山大川的极多，人们耳熟能详的有杜甫的《望岳》、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苏轼的《题西林壁》等等，其中的名句诸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更是妇孺皆知。诗人们在美丽的大地诗意行走，为我们留下了无数浪漫的篇章——我常常困惑，为什么在各方面都高度发达的今天，却再也写不出这样美丽的文字？

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是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这位唯美、浪漫的诗人有着颇为显赫的身世——公元385年，谢灵运出生于江南一个豪门世家，父亲是谢玄之子谢瑍，母亲则是著名书法家王献之的外甥女。我们知道谢玄是在淝水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东晋大将军，岂不知谢玄的叔父还是东晋名相谢安，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一首《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中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由于当时的禁军身着黑色军服，故此地俗称“乌衣巷”，王、谢两家都居住于此，其子弟人称“乌衣郎”——今天看来，谢灵运应该是位标准的“乌衣郎”。

谢灵运出身仕宦，衣食无忧，有一种贵族子弟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从不掩饰对华美生活的嗜爱。他会玩，也会写，好繁华，好精舍，好鲜衣，好骏马，好美景，好华灯，纨绔子弟的奢豪之举，有之；文人名士的狷狂之气，更有之。公元422年，谢灵运被贬到荒远的永嘉担任太守，这位政治抱负落空的世家子弟写下了“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的诗句，走向山水，回归自我的心迹初露端倪。

永嘉地处浙东南楠溪江畔，风光旖旎，作为一郡太守，谢灵运醉心山水无为而治，天天游荡于奇山异水间。他的山水基因被这方土地神奇地激活了，在永嘉一年多的时间，是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巅峰期，其现存的40余首诗歌，永嘉时期的便有20多首。

无独有偶，在谢灵运逝去几百年后的唐代，浙东这方神奇的山水又迎来了一个诗歌的春天，“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李白在梦中重温了当年谢灵运的足迹。据学人考证，除李白外，在唐一代还有王勃、杜甫、王维、温庭筠、杜牧等400多位海内知名的大诗人在此徜徉，他们击节高歌，留下了150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形成了一条史无前例的唐诗之路。

与浙东齐名的另一条唐诗之路是长江三峡，三峡无疑是上天赐给人世间的一件瑰宝，《中国国家地理》执行主编单之蔷在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就美的密集度和对中国人影响的强烈度而言，三峡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有人说，在中国要找一个最值得一去的地方，那必然是三峡。”

提起三峡，我们能够忆起的第一首诗一定是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公元759年春，李白因永王璘案流放夜郎（今贵州一带），取道四川赴贬地，行至白帝城忽闻赦书，惊喜交加，随即放舟东下江陵（今湖北荆州）——今读此诗，诗人当时那种喜悦畅快的心情仍能扑面而来。

三峡是幸运的，上苍不仅将世间绝美的景色集中于此，更将最天才的诗人赐给了这块土地。据单之蔷统计，在《唐诗三百首》中，描写长江的有54首，而直接描绘三峡的就有12首——想中国地域之广，300首唐诗中竟然有12首专写三峡，由此可见三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情感之美

诗词是情感的产物，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诗词更注重情感的流露。

美学家朱光潜在《谈美》一书中说：“诗和散文不同，散文是叙事说理，事理是直截了当、一往无余的，所以它忌讳迂回往复，贵能直率流畅。诗遣兴表情，兴与情都是低回往复，缠绵不尽的，所以它忌讳直率，贵有一唱三叹之音，使情溢于辞。”朱光潜还举例说，比如看见一个年轻姑娘，叙事只需说“我看见一位年轻姑娘”，而说理则需说“她年轻所以漂亮”，但如果你一见就爱上了她，就需要一种缠绵不尽的形式来表现，朱光潜以古诗《华山畿》为例，表示应该这样说：“奈何许！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

朱光潜的表达非常“迂回往复”，其实说白了很简单，他的意思是诗词最擅长表现人的情感。

想起了那首传唱千古的的《钗头凤》。陆游与妻子唐琬被迫分离后各自成家，几年后陆游在沈园与唐琬夫妇相遇。面对青梅竹马的唐琬，陆游感慨怅然，不能自己，题《钗头凤》于壁间，极言离索之痛：“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琬读后也依韵和之，情意凄绝：“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相爱却不能相聚，陆游“错，错，错”“莫，莫，莫”和唐琬“难，难，难”“瞒，瞒，瞒”的感叹，既荡气回肠，又有恸不忍言、恸不能言的情致，令人猝不忍读。据说此次相遇不久，唐琬即抑郁而终，而陆游直到晚年还常到沈园游园，其意不言自明。

唐诗中描述相思之情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其中以王维的《相思》最为知名：“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今天《相思》已成为男女之间的情诗，红豆也成了爱情的象征，不过这首诗还有一题为《江上赠李龟年》，可见诗中抒发的原本是思念朋友之情，与今天的理解有异。

李龟年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宫廷乐工，深得玄宗宠爱，与王维、杜甫等人也非常熟悉，常在歧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府里相会。天宝之乱后，唐王朝从繁荣昌盛的顶峰跌至谷底，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辗转漂泊到潭州（今湖南长沙），“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晚景极为凄凉。而此时李龟年也流落江南，经常演唱王维的《相思》曲，据《明皇杂录》记载：“每逢良辰胜景，（李龟年）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这对故交在这种情景下相见，杜甫感慨万端，写下了这首《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一幕与《红楼梦》中“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又是何其相似。

变幻之美

吟咏清明的诗词不胜枚举，但流传最广的当属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小杜的这一经典之作运用白描手法，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动人的清明春景图，也为这个传统节日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千余年来深受人们的青睐和喜爱。

后来有人进行二次创作，《清明》摇身一变成了一曲情趣盎然的小令：“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曲小令如电影的分镜头，几幅画面依次切换，别具一格，味道全新，极富音韵美感。还有人将其改为五言诗和三言诗——“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如此虽然也别有风味，但读来总让人觉得少了诗的节奏和韵律，缺了原诗那种朗朗上口的神采和情趣。

对《清明》最令人称奇的再创作，是不增减一字就将其改编成人物、地点、背景、表情、动作、对白和情节俱全的史上最短独幕话剧：

（清明时节）

（雨纷纷）

（路上）

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相传晚清某书法家为慈禧太后书一纸扇，录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不料匆忙之中漏了一个“间”字。慈禧发现后大怒，指为欺君，欲将其问斩。书法家忙说：“太后息怒，这不是王之涣的《凉州词》，而是臣据《凉州词》填的小令。”随即朗声诵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慈禧为他的机智所动，不但没杀他，反而重重加赏，巧妙断句，救了这位书法家一命。

这种变幻之美，非潜心把玩是不足以领略其中之妙的，这也正是中国诗词和传统文化的魅力之所在。（2017年02月海南日报数字报）